

【原乡切片】

# 城市春秋

□朱卫军

我坐在城市的一隅，一座方格居民楼六层宽大的阳台上。阳台上两个花架，几朵花开得正艳，渲染着一抹烂漫的色彩。视线转向窗外，是小区内一座座拥挤的楼房，楼间距的绿化带窄小，而那个位于几座楼中间的小广场，也是一副让人瞧不起的神色。此刻的阳光有些吝啬，极不情愿往室内延伸一点。要是在冬季，它就像我家那只狗长长的红舌，能穿过阳台伸到室内的沙发茶几上舔舐。窗子是开着的，风的气息吹进来缕缕新鲜空气，从楼的间隙，还可以看到不远处那条宽阔明净的大河，透着盈盈的水润与秀气。

眼下，我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梳理这座城市嬗变的情节与细节，去染指她的气质她的表情，倾听她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声音，以及她给予我所有有价和无价的馈赠。

用目光和思维丈量这座城市，她流过的慢慢时光，都在我的掌纹里开放——无数个时日，我先是以前半辆新的自行车骑行，或以两只脚的温情去丈量宽窄巷，再后来便开着车在纵横交错的纹理中穿行，尽管堵车让焦躁升腾只想骂人，但这些情绪运行的过程，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种享受。

渐渐发现，这种悦读方式，既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似翻阅一部厚厚的史书，也是一个痛苦蜕变的过程，如一层层揭开它身上的伤疤。城市留给我的所有记忆，都会使我的思想幻化成风，然后沿思维之树慢慢升腾。但在我的潜意识里，城市所呈现的，又始终是模糊的镜湖，如雾里看花。始终没感觉到，在



图片来源：临沂王羲之故居公众号

城市的高傲面前，我是高贵还是卑微，是温和还是狰狞，是高歌还是低吟。她的经纬在我的心图上始终没有形成清晰的网格。

在我童年青年的意识里，这种差别根深蒂固。那个时候，我所有的梦与希冀都是向往和仰望城市。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时运把我一下子扔进了这座城市，实现了自小一直在做的美梦，那一刻，我哭了，这意味着从此我成为这座城市海洋里的一滴。要知道这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对于一个贫穷的农村娃，应该说是天大的机遇和荣耀。

后来我在这座城市里娶妻生子，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多年后，有个所谓干部子女在介绍我时，曾说了一句这样的话：他是从农村来的。这句看似无意的话，却大大伤了我的自尊，我因此想给自己找到一个相对准确的定位：尽管你在这座城市工作生活了几十年，但并没完全融入这个朋友圈，你仍然只是一个生活在城市里的农村人。

后来想想，又释然了。无论别人怎

么看你，你仍属于这座城市的一员，城市并没有亏欠你，应该悦然才对，笑对生活。

每天从家里到单位，两点一线，或骑车，或步行，或坐车，我总是在城市的街道穿行，目视着街景和流动的灵魂。无聊的时候，我一棵棵地数那些行道树，那都是几十年的法桐，看着它的皮一层层地剥落后露出的苍白，意味着年轮滚过。街上，有时候会上演车辆擦碰事故，或有吵架打架的，路过的人们也只是冷漠地扫上一眼，事不关己的远离而去。当然亦有无事之人围观看热闹，甚至幸灾乐祸。

几十年，就这样一遍遍地悦读这座城市，目视着它的一步步变迁，重复着一个又一个梦境。似乎是不经意间，发现城市不再像一列奔驰的旧时火车，吐着粗鲁的白烟。且因工作单位的不断变动，家也是一次次的搬，好像是五次，一次比一次宽敞舒适。后来居住的地方离那条大河很近，打开窗子，就能吸到河里送来的清凉。无事或者心情郁闷的时候，我都愿到河边，看着阔大的水面，听水击岸堤的哗哗声，平静自己的心情，愉悦自己的情绪。

漫长的四十多年，岁岁年年，四季轮回，我在这座城市里摸爬滚打，在城市的履历里留下了一些深深浅浅的脚印，都印在记忆的深处。尽管没有读懂她，但她的情节与细节，却一直流淌在我的血液里。所有这些有形无形的元素，让我对这个城市不断增培一缕缕爱恋。

(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临沂市文学院院长)

# 放下

□庄培耀

前不久，我去参加了一期危险时刻如何自救的安全培训。

在讲到不慎落水的自救方法时，老师说，一定不要慌张，不要呼喊，更不要把手伸出水面乱抓。因为一旦呼喊，水就会灌进喉咙，10秒耳朵灌满水，30秒肺部灌满水，1分钟就会失去意识；手一旦伸出，身体势必就会下沉。老师叮嘱了两句口诀：手出水面头必沉，静止仰头手后伸。

落水时自救的关键是放下手。

当陷入沼泽地时，老师说千万不要挣扎，越挣扎陷得越深。这时自救的关键是放松身体，整个人向后仰，平躺，扩大身体与泥水的接触面，然后借助躯干浮力，利用杠杆的原理，用上半身慢慢撬动下半身，把脚抽出来。拔出脚后一定不要站起来，要采取滚动或匍匐前进的方式脱离险境。

放下手，才能在水里浮起来，为救援争取时间；放下身体，才能阻止下陷，有力量抽出陷在沼泽里的双脚，尽快脱离险境。放下，不仅仅是指身体上的放手或平仰，更多的时候，它是指我们内心的释怀和放下。

有一段时间，我在单位里屡屡受挫，情绪极为低落，夜不能寐，脾气也暴躁。姐姐知道后，淡淡地告诉我：“放下吧，只要努力，一定会有回报。”姐姐的话让我陷入了沉思。回单位后，我慢慢和自己和解，放下了心中的执念，努力工作，找回了原来那个乐观、向上的自己。

放下执念，善待自己，心才能回归安宁和富足。放下，并不意味着逃避或放弃，而是解开内心的束缚，让心灵得到解脱。它是一种生活的智慧，也是一种乐观的心态。

(本文作者任职于青岛胶州市里岔镇张应粮食管理所)

# 温情疙瘩汤

□薄纯娟

在广袤无垠的华北平原尽头，黄河以它那不可阻挡的气势，携带着黄土高原的厚重与历史的沧桑，缓缓注入浩瀚的渤海。这里，是黄河口畔，一个被自然与人文交织出无限温情的地方。在这片土地上，有一种食物，它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口腹之欲，更成为传承情感与记忆的桥梁——那就是黄河口畔的温情疙瘩汤。

小麦，在黄河口畔的盐碱地上茁壮成长，孕育出饱满的颗粒和醇厚的麦香，为制作疙瘩汤提供了最优质的原料。每当夕阳西下，炊烟袅袅升起在黄河口畔的村落上空，那一定是家家户户开始准备晚餐的时刻，疙瘩汤总是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仅是一道菜，更是家的味道，是母亲对儿女无尽的关怀与疼爱。

制作疙瘩汤，看似简单，实则是一门需要耐心与技巧的艺术。从挑选优质小麦粉开始，到慢慢加入清水搅拌成面疙瘩，每一步都蕴含着制作者的用心与情感。而汤底的熬制更是关键，新鲜的蔬菜与调料在锅中翻滚，释放出诱人的香气，与面疙瘩的麦香相互交融，形成了一种难以言喻的美味。

当一碗色香味俱全的疙瘩汤端上桌时，那浓郁的汤香和诱人的色泽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轻轻舀起一勺，面疙瘩的Q弹与汤底的醇厚在口中交织，既有小麦的香甜又有蔬菜的清新，还有那淡淡的咸香与葱花、香菜的提味，让人回味无穷。

黄河口畔的温情疙瘩汤是一道充满情感与记忆的美食。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这份温情与记忆都将如黄河之水一般永远流淌在黄河口畔人民的心间，成为他们心中永恒的牵挂与眷恋。

(本文作者为东营市利津县陈庄镇中心学校教师)

# 羊桥村的石龟

□王传富

在滨州博兴县城西北约10公里处有一个千年古村，叫羊桥村。此村原叫崔家庄，传说宋太祖赵匡胤领兵作战，因兵力悬殊军败逃到崔家庄(今羊桥村)北时，前有大河，后又有追兵，危急时刻河南岸和河北岸分别来了一只山羊，两角相抵，搭成一座羊角桥，赵家将士顺利过河。赵匡胤称帝以后，御赐村名为羊角桥(后改名羊桥村)。

村南门外有一座石龟：高1.05米，宽1.15米，长2.25米。相传元朝初年，村中有位崔姓之人为朝中大将军，因功绩卓著，死后赐“御葬”，埋在了家乡，并赐“石龟驮碑”，石龟上的石碑记载着崔姓人家的碑文，石龟旁边有石牛、石羊、石马、石猪等石质品。后来，崔姓人家在朝中犯了罪，石猪、石羊、石马、石牛都被推入湾中，只留下这尊石龟。

听老一辈人说，关于石龟发生过不少有趣的故事。

过去有条官道从石龟旁通过，是由利津和北镇(今滨州市)至周村的老道，还有一句顺口溜：“路过石鳌头，停车必抹油，若是不抹油，翻车不用愁！”当时村里赵姓人家开了家马车站，过往车辆每到天黑就在“赵家店”住宿，歇脚喂牲口，每有客商住下，店主便会好心提示赶车的车把式：“村

口有个神龟，到跟前时要把马车停下，弄点油抹在石龟的嘴巴上，再行车保证平安通过。”有一天刚下过雨，有个利津县的客商从石龟前经过，车把式没有停车给石龟嘴抹油，结果马车行至石龟跟前，驾辕的骡子像是受了惊吓，突然向路边走偏，一侧的车轱辘陷进路旁的泥坑里，瞬间就翻了车，一车豆饼陷进泥水里一半。说来也怪，凡是给石龟抹油的车辆，都平安通过了这段坑洼不平的路。

过去的石龟背上驮着块一人高的石碑，由于年代久远，风吹日晒，倾斜在了石龟后背上，露出石龟背上一个很深的凹槽，夏季雨水多，本村的“神汉子”李大头刚好经过这里，看到石龟背上的凹槽里灌满了水，心想这不就是现成的“神水”吗？李大头回村跟神婆和香头们一说，几人一拍即合，商量明天就开始到石龟背上“取神水”。随后一忽悠，大家纷纷传开了一个消息：“羊桥村的石龟显灵发‘神水’了，包治百病。”当时十里八村的人都知道，纷纷提上点心、带上零钱，拿上盛水的瓶子来到石龟前取“神水”。有的放下两盒点心，也有的放下2元零钱扔在摆在地上的簸箩里。人们陆陆续续来取“神水”，这场面一连上演了几天。直到有一天“神水”的来源被人识破，村里村外才知道所谓的“神水”纯粹是骗人的。也是凑巧，当天就有人在“神水”里发现了

小蝌蚪在游动。后来破除迷信，乡亲们虽然路过石龟，再也没人给石龟嘴巴上抹油了；每年夏天雨过，石龟背上凹槽里灌满了水，也没有人相信是神水了。

有一年夏天黄河发大水，为了堵住黄河决堤口，上级号召搜集各种建筑石材和石碑，将其打碎运到黄河堵塞紧要之处。人们把村口石龟上的石碑砸碎后用马车运到黄河大坝上，准备把石龟也一块运走，但石龟的块头太大没办法搬运，有人建议砸碎后再运。有人拿大铁锤想把石龟的头部先砸下来，因为这里最容易砸下，这时有人站出来：“这石龟可是个大物件，要是先把头给砸下来，别的地方不好砸了，还是没办法运走，剩下个没有头的石龟，多难看！”“那咋办？”有人建议先在别的地方砸一下试试看，拿大锤的人就在石龟的尾巴上砸了一下，没见效果，大伙见不好硬砸都散了，石龟才得以完整保存了下来。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在历史长河中，古老村庄连接着这千年石龟，风雨轮回，见证了朝代更迭、人间悲苦和欢喜。如今的石龟静静地躺卧在村头的水泥路旁，体现的不仅是历史文化的沉淀，更是历史文明的传承！

(本文作者为博兴县个体经营业主)